



某天去菜场的路上，透过小区围栏瞥见海棠花开得正盛。下午五六点的光景，我急着买完菜回来走北门赏花，先生则惦记着去南门取快递。快递小哥进不了小区后，每次都得全副武装出去拿，原本计划买菜、取快递、测体温进门一气呵成，但由于赏花路线冲突，我坚持把取快递列入下一次行动计划里。一年总要风雅一回，再晚，天色就暗了，海棠花是不等人的。

海棠春困记

钟菡

天底下，作的人一定像我一样偏爱海棠。总觉得樱花太淡，桃花太俗，山茶油亮得有塑料感，木槿则少了番韵致。花瓣太大，落下来毫无意趣，太又恼人。只有海棠恰到好处地妖冶，像有天然的画工调了桃红李白，在每一瓣上都做不同的晕染，还要透出深色的骨朵和碧绿的叶子，免得看久了生出腻味来。你简直挑不到它的一丁点儿毛病，硬要说，也只能“一恨海棠无香”了。

想到这里，已经走到海棠树下。拿出手机拍照，画面有些暗，“开一下夜景模式”。黑科技一出，的确唤回了些许春光，屏幕里比眼中所见还要绚烂，但又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好像突然亮相网红直播间里的明星，被过度美颜的滤镜拉低了档次。

花算是赏过了，正要离开，先生突然收到一条发货短信，“鸡翅快到了，索性再赏一会儿吧。”我们已经决定把一家人的肉食全部换成了鸡肉，一百多块可以囤到近一周的量。谈到柴米油盐的经济，花下一时兴味索然。快递小哥路上不知要多久，为了省一回繁琐的出门流程，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赏花。

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小姑娘也来赏花，我们像是被隐形了，尴尬地看着他们在树下嬉闹。男人折了花枝，递到孩子手上。小姑娘兴奋地凑上去闻了闻，“香的。”我躲在口罩后面冷笑，忍不住要跟她们点破，但想了想觉得，何必呢。也许孩子们认为花总是香的，只是暂时被口罩遮蔽了，何况戴着口罩的我也没有去细细闻过，还是不要破坏她们的春天吧。

不知是人的心境变了，还是世间生灵相通，《红楼梦》里海棠花死了半边，宝玉便预感到晴雯将有不测。院子后面有几棵腊梅树，以往春节时香气浓得冲人脑门，今年突然淡了许多，花也变得病恹恹的，真正开出了“腊”的感觉。海棠最惹春困，我们真的被匆匆赶去看的海棠困在春夜里，风开始冷起来，趁着不知何时而至的鸡翅，两个人只好在公共健身器械上消磨时间，仿佛预支了晚年的光景。

自命风雅到最后，终于还是自讨苦吃。我后悔没有王子猷雪夜访戴的魄力，乘兴而行，就该兴尽而返，但此时竟觉得，划一夜的小船去外地看朋友，似乎都不如再重新出一趟小区来得麻烦。夜深花睡去的海棠，此时该“故烧高烛照红妆”了，但纵然真有红烛，我也没有心情再赏了。可叹它一世名花，还要陪着我们这两个俗人等快递。

接到电话的那一刻，先生几乎从健身器械上跳下来，如同孤岛上被困了多年的汉子终于看到了远方的大船。我们飞奔出海棠的牢笼，拼命逃向小区门口，那里即将出现快递小哥伟岸的身影，也许就是他在春节期间屡次救我于半夜被饿醒的噩梦里。货架上放满了快递，我们从上到下一遍遍地仔细阅读马克笔写下的门牌号码，像是寻找救赎我们灵魂的密钥。

这几天连连阴雨，等再经过那株海棠时，发现花竟几乎全谢了，不知是过了花期，还是一夜之间凋零。快递终于可以进小区了，出入证不再使用，只是还需要测温。情况在慢慢好转，生活也逐渐恢复正轨。再回味起那一次瑟缩在夜风里的赏花经历，又有了一番新的感受。原来一寸一缕的美好时光，背后都有无数人在默默守护着。

第一次认识瑜伽，源于一名同事胡姐的指引。2018年盛夏的一个清晨，5点50分，胡姐与我相约一同前往瑜伽工作室。工作室不大，100多平方米，离我们共同居住的小区仅200米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。胡姐练习瑜伽数年，精气神极佳。瑜伽强调身心结合，重在我们的呼吸和脊柱。在练习时，需排空杂念，全身心关注自己的身体，在一呼一吸间流动体式。瑜伽会增强你的核心力量，让你遇见不一样的自己。我从装备入门，办会员卡、购买瑜伽垫、瑜伽服，突然发觉培养一个爱好耗资也不菲。爱人对我的新爱好也非常支持，他的态度着实给我小动力。

我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给自己一年的学习时间完成阿斯汤加瑜伽，包括站姿和坐姿的基本体式。这个目标看似简单，实则不易。每一次看到老师和学员们优美有力的身形，我甚是羡慕。可

挂于当地百姓嘴巴两边的“活水码头”“风情渔港”，是外地人熟知的沈家门——看那度娘，吐不出烟火气和人情味，只会说“中国最大的天然渔港，世界三大渔港之一”。捋它一遍，每个字眼都硬邦邦、冷冰冰。百姓喜爱的沈家门，温热的，柔软的，灵动的。沈家门背山面海，夏季却没有到处传播的病菌，人憎恶的蚊虫。父母官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坚定地站在了群众一边——“活水”倒灌，不单单咸死了窨井里的蚊虫卵，还等于给蚊虫娘吞服了长效避孕药，只让个别的滑头货逃往山里吃露水去喇。

历史上，这“活水码头”成为东南沿海渔民的

我的手机里至今保留着哥给我的最后一段微信：我星期日下午2点来，给琪琪送礼物。

琪琪是我4岁的外甥女，哥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记忆力特好的外甥女，琪琪则称他为“扎辫子的摄影师”。

那天下午，暖阳从窗户漫射进我家客厅，窗台上的金百合弥漫着阵阵幽香。时钟刚到2点，我家的门铃叮咚响了。我开门迎客，见哥笑呵呵地肩上扛着一箱礼物，额上还冒着汗珠。我说，哥，这么重的纸箱搬上搬下，别扭了腰。哥说，不会不会。哥一直是个要强的人，虽过古稀之年，还在微信里常说，要“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”。

我用热毛巾递给他擦了把脸。待他在我家白色藤沙发上坐定后，我给他调了杯咖啡。他微笑着喝了一口，然后热情地催促我把纸箱打开看看。噫！里面全是色彩缤纷的儿童食品。哥说，里面还有4瓶德国黑啤是给你的，这酒醇厚，还有点水果香。他要我打开尝尝。我把一瓶黑啤打开，分装在一个透明洁净的玻璃瓶里，你一杯我一杯，边喝边聊。

哥每次到我家作客，聊的主题无外乎是摄影。他退休后，把带教一个老年摄影班当作自己业余生活的主旋律。他同时在培养他十分喜欢的2个很有灵气的少年摄影爱好者。

1964年夏，哥高中毕业。北京电影学院到上海，恰要招14名摄影系的学生。当年上海报考北影摄影系的就有8000人。哥的性格特点是活跃会说敢

主要聚集之地，同时也带来了一批又一批闽浙各地的商贩艺人、讨生活男女，他们迁移到这座空气中飘浮着鱼腥气和胭脂味的小城镇，一个充满“风情”的街市便很快形成规模，热闹了起来。由于“岛山人”、“大陆客”的频繁往来，这块一九三二年才建镇的日趋兴旺之地，发展成县城之后，还被誉为“小上海”。沈家门人一定记得，北风呼啸的冬天，渔船进港避风，肩扛一麻袋晒干的熟花生的福建男人，赤足或趿着拖鞋，走街串巷叫卖的情形。叫卖者途经莫家大院门口，没准会被这幢具有古风韵的建筑所吸引而驻足观望，顺带

仰望星空

陆海光

哥那天告诉我，他有个愿望，很想到自己80岁那年，完成100张自己十分满意的摄影作品。我说，到那时，我给你策划个摄影展。他说，不用，我只是爱好，名利都是身外之物。

哥一生酷爱摄影。他在上海中学念高中时，就喜欢摄影。那时，家中6个孩子的读书都要靠教育贷款，哪有条件买照相机。

哥很聪明，他根据光学原理，用一面小镜子斜放在一个长方形木盒顶端，然后在木盒上方盖一块磨砂玻璃。镜子把外界的景象，反射在磨砂玻璃上。一个土制取景器就做成了。他就用这个土制取景器不断练摄影构图。

哥在我上小学时不但教会了我摄影构图，还教会了我如何到南京东路冠龙照相馆买印相纸，买显影定影粉。那时玩摄影的人，都会自己在家拉上窗帘，装个红灯泡，印制或放大黑白照片。彩色照片是另买颜料描绘上去的。

1964年夏，哥高中毕业。北京电影学院到上海，恰要招14名摄影系的学生。当年上海报考北影摄影系的就有8000人。哥的性格特点是活跃会说敢

七夕会

的练习，让我的身心都得到了很大的净化与提升。瑜伽讲究呼吸法，通过有意识的呼吸，排除体内的废气、虚火，消除疲劳。瑜伽的每一个动作都基于平稳的呼吸。通过深呼吸，有效地按摩内脏，刺激各生理腺体良性地分泌，激活经络的潜在力量，更好地清理洁净身体，增强心肺功能。二是脊柱修正。我们的内脏靠我们的脊柱予以支撑。人的衰老不是从皮肤开始的，而是骨骼。于是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年轻人通常都身姿挺拔，年老者最大的改变就是脊柱慢慢向前弯曲。瑜伽的体式研习，有效提升我们脊柱的柔韧性、平衡性、灵活性和伸展性，坚持练习，就会发现自己的腰背挺直了，人也似乎长高了不少。

瑜伽，灌注给我健康、力量、清爽与宁静。它终将不再只是一种运动，它将成为我的生活方式，变成自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沈家门记忆

陈钹

剥几节花生吃吃。

事实上，城镇的繁荣离不开外地移民，大屋大院的落成也少不了“外来户”。在“活水码头”起家发迹的闽、温、台(州)等地的富商，便开始了圈地围院、破土盖房。像在日常生活中不免带有故乡习俗一样，他们的院落都体现出故乡的建筑工艺和居家模式，那些较独特的房屋结构和审美趣味，无疑为“风情渔港”增添了一道景致，一分厚重，一层底蕴。做工考究的粉墙黛瓦，飞檐翘角，高墙花

阁。他勇敢地报名了，还背着母亲。北京电影学院属艺术学院，哥同时也报考了南京炮兵工程学院。结果，两个院校先后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。哥果断地选择了北影。

在闲聊中，我和哥常常讨论摄影的构图问题。哥的执念是在教学中重实际拍摄，在拍摄中教他们“蒙太奇构图法”。我说，哥你这是“电影摄影”。我建议哥是否在教学中让学生读点唐诗，好的唐诗每句都是一幅画，也可以借鉴国画的构图布局。哥说，有道理，下学期你是否来给我的学生讲一堂“唐诗中的画”？

那天下午，我们很高兴地足足聊了4个小时，话题很开阔。我请他留下吃晚饭，继续聊。他说，别麻烦了，骑车十分钟就可以到家，你嫂等我回去吃晚饭呢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正在给外孙女讲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。突然接到电话，说哥晚餐后突然喊胃疼，然后大汗淋漓……救护车赶到后，心跳已停止。

我泪如雨下。我简直难以相信，天地如此无常，且夕便阴阳两隔。

清明那天，跟着哥学摄影的一位网名叫“青梅君”的孩子，非常懂事地折叠了许许多多的纸鹤，并写了一封信给天堂里的哥：亲爱的爷爷，我多么希望您能多教我一点摄影知识，我的梦是将来能当摄影记者。可您却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我多么希望您能成为天上的一颗星星，当我仰望星空时，您能像往常一样我们见面时那样，向我眨眨眼睛……

格瓦脊，古朴典雅的厅堂，石板四整的道地，垂莲柱上倒挂滚珠狮子和孔雀，雕琢精美的花墙漏窗……都不蕴含着丰富的故乡民俗民居文化，大大拓宽了沈家门人的审美眼界和空间——现如今，你到保存较好的黄家大院和丁家大院，便可见到全貌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两座大院也是“大陆移民”——先后从宁波小港清代老宅中购得、拆迁而来，照原样重建。据说，丁家这座老宅院，光是拆迁、装运，就花了整整两年时间。

“活水码头”土生土长的老街民宅，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横塘——东西方向，一条铺着褐色石条、狭长的小街，为两边一幢紧挨一幢(大多二层木楼)房屋里的居者提供络绎不绝的人流和各种生意。过去的西横塘，一般楼上是生活用房，楼下为营业场

所——粮店渔庄，酒肆茶馆，赌场当铺，南北鲜果，日用百货，一家连着一家。平时街上有外来的各路商人、各色手工艺匠，还有挑货郎担、打着清脆鼓点的，也有游手好闲、伺机捞些外快的，更有潮流股涌来的船员渔夫，构成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小世界。

人夜的西横塘少了市面喧闹，低缓而忧伤的小曲，在街楼之间飘来荡去，那楼上曲调飘逸的窗户外，一盏盏幽亮的纱笼，述说着离别与重逢的故事。招徕声、戏闹声，由烟味和酒香传递至港湾，飘飞到一条又一条大船小舟上。舟动心也动，是因为水在动。

丁克是英文 DINK(Dual Income No Kids)的谐音，字面意思是具有生育能力，却不生育小孩。

选择丁克，无非是性格、经济与原生家庭等方面因素使然。有人本来不喜欢孩子，更不觉得自己可以和孩子很好相处，索性选择丁克；有人因为现在的经济压力太大，夫妻俩已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再生个孩子担子更重，于是干脆不生；有人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、完美的爱情，希望一直保持亲密的“二人世界”；也有人对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传统家庭观念提出挑战，因而选择丁克。

那么，对已选择了丁克的家庭，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？中国出现的第一批丁克家庭，已步入老年，他们如何度过晚年？从现有的材料来看，对上述问题的回复，也是“一分为二”：有的庆幸，有人不乏悔意。

庆幸者，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幸福。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，他的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，后来一起开酒吧，结婚后丁克，现已70岁，一直拒绝生育后代，是“铁丁”。有人认为，他笔下的人物基本上有点类型化，单身加丁克，不然就是婚后分居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有一对北京的中年夫妻，丈夫在当大学教授，妻子是医院的医生，收入不菲，在北京有一套房。他们白天工作，晚上看书，讨论一下新闻，两人不爱孩子但爱狗，称为“丁狗”，晚上带一条4岁的狗去遛遛。放假时，两人周游世界，已去过希腊、德国、巴西、马来西亚，准备明年夏天，再去一次澳大利亚。他们现在努力攒钱，以备将来晚年生活无忧无虑。对于选择丁克的年轻人就像要生二胎的儿女一样，做父母的只能尊重他们。

然而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，丁克家庭的这种亲密关系有其不确定性。两个人在婚前达成了一致的观念，勇敢地走到了一起，但生活不会一成不变，时间一长，难保两人的想法都坚定如初。丁克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半途改变。到了中年，男方提出想要个孩子，女方不肯，或者无法再生育，两人再散伙也是有的。据说，这叫做“白丁”。

在年过50岁的“丁克族”中，有些人是后悔派。深圳有对夫妻，原来选择丁克，后来丈夫55岁病逝，51岁的妻子再婚不易，有了孩子的相伴和照料，生活相当寂寞。在社会保险和养老环境并不十分完美的条件下，“丁克族”人到晚年，会有意料不到的惆怅。因为如果有一方先走，另一方的选择只能是敬老院或者独自生活，生活的艰难比年轻时所承受的压力还要难过，这就是他们后悔的原因。因此，在年轻时选择了洒脱，选择了自由，那么就要做好准备去迎接晚年的凄凉，或者晚年的一份孤独。

人无近虑，恐有远忧，我看也不无道理。现在和未来互为因果。人类社会总是要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。不少老年“丁克族”如今一声深长的叹息，同样值得打算加入“丁克族”者三思。

所——粮店渔庄，酒肆茶馆，赌场当铺，南北鲜果，日用百货，一家连着一家。平时街上有外来的各路商人、各色手工艺匠，还有挑货郎担、打着清脆鼓点的，也有游手好闲、伺机捞些外快的，更有潮流股涌来的船员渔夫，构成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小世界。

人夜的西横塘少了市面喧闹，低缓而忧伤的小曲，在街楼之间飘来荡去，那楼上曲调飘逸的窗户外，一盏盏幽亮的纱笼，述说着离别与重逢的故事。招徕声、戏闹声，由烟味和酒香传递至港湾，飘飞到一条又一条大船小舟上。舟动心也动，是因为水在动。

丁克的话题

吴兴人



边看边聊



家庭大扫除(剪纸) 李建国